

RESOLVE

信念的旗帜 突出巴丹丛林

【美】鲍勃·韦尔奇 (Bob Welch) /著 杨振宇 罗琴 /译

麦克阿瑟的南亚之耻
不堪回首的“巴丹死亡行军”
幸存者坚不可摧的信念和意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巴坦半岛的丛林中，由一位士兵、
一面旗帜与一份信守的诺言编织而成的史诗故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RESOLVE

信念的旗帜

突出巴丹丛林

【美】鲍勃·韦尔奇 (Bob Welch) /著 杨振宇 罗琴 /译



重庆出版社集团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念的旗帜：突出巴丹丛林 / (美) 鲍勃·韦尔奇著；杨振宇, 罗琴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8

ISBN 978-7-229-09615-1

I. ①信… II. ①鲍… ②杨… ③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5907号

信念的旗帜：突出巴丹丛林

XINNIAN DE QIZHI: TUCHU BADAN CONGLIN

(美) 鲍勃·韦尔奇著 杨振宇 罗琴译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马春起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 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mm×1 000mm 1/16 印张：17.25 字数：246千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9615-1

定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巴丹半岛的丛林中，由一位士兵，一面旗帜与一份信守的诺言编织而成的史诗故事。

谨将此书纪念：

德莫克里托·拉曼兰（Democrito Lumanlan）、科迪阿罗·拉克撒马纳（Kodiaro Laxamana）、莫里奥（Maurio）、哈波（Humbo），以及其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克雷·康纳及其战友的菲律宾人；

还有开创了最后由155营完成的任务的葛塔诺·巴托（Gaetano Bato）中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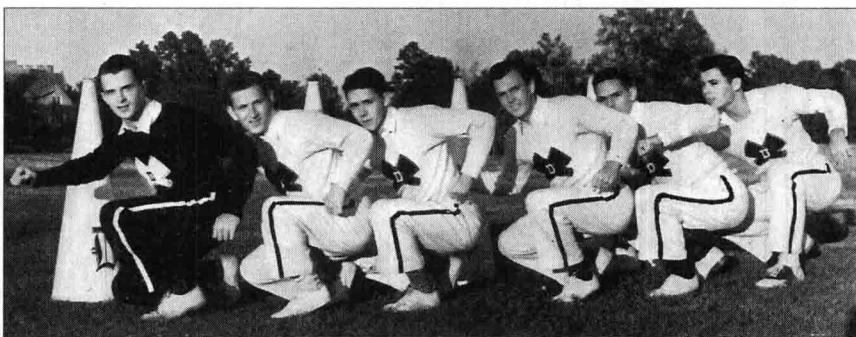
谨将此书献给：

道格·克雷宁（Doug Clanin）和韦恩·桑福德（Wayne Sanford），从过去的阴影中挖掘素材，让这个故事重见天日的历史研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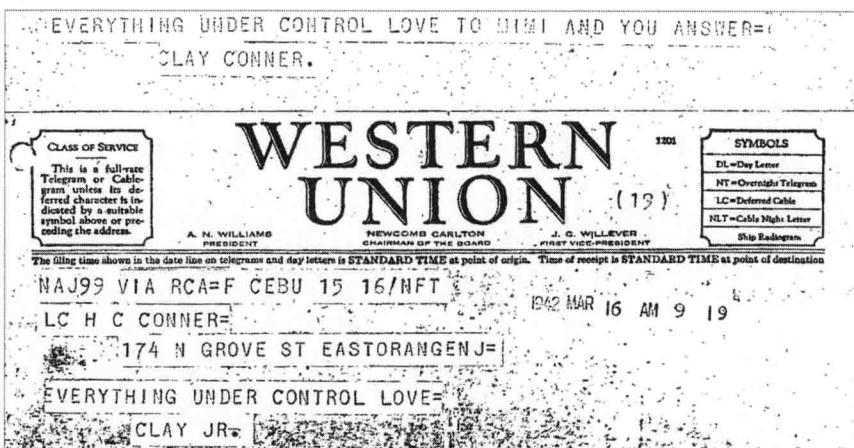
克雷·康纳三岁时

——康纳家庭收藏



康纳(左二)在杜克做啦啦队员。

——杜克大学档案



巴丹陷落前三周，在康纳请朋友从宿务岛发回家的电报中，他还是像往常一般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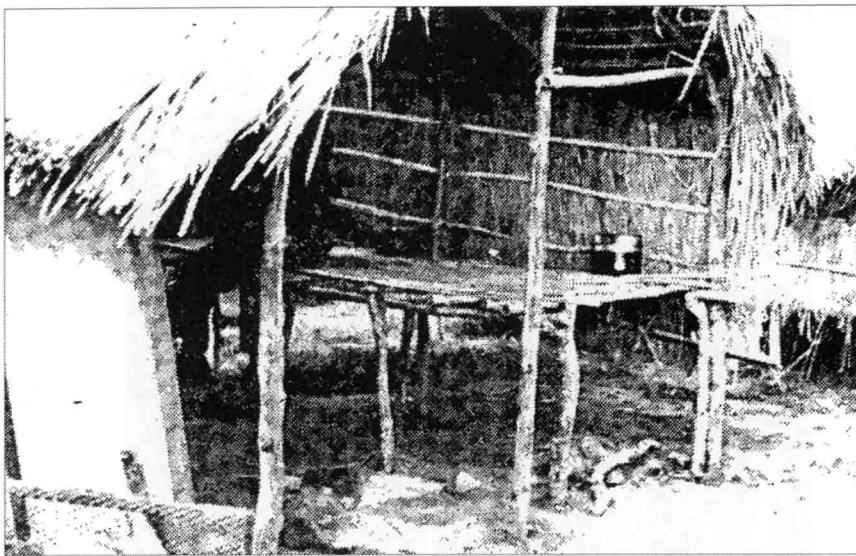
大约有三百分之一的美军没有投降而是逃入丛林。像上图这样投降了的则被迫走上被称作巴丹死亡行军的旅程。

——国家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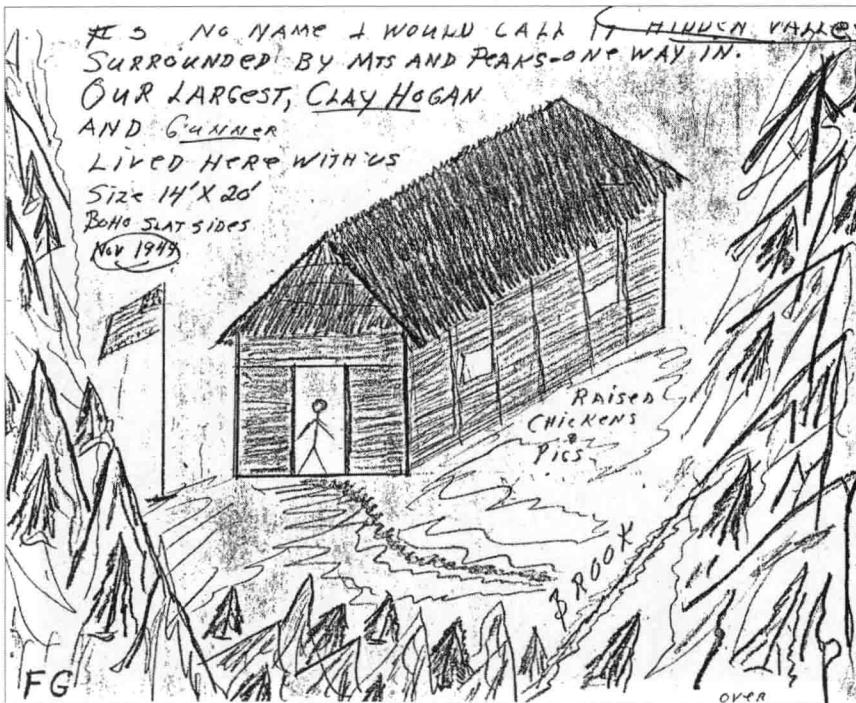
巴丹陷落不久，一支被称为哈克巴拉哈普（抗日人民军）的组织崛起。这些简称哈克的游击队与康纳一行发生多次摩擦。

——印第安纳历史学会



在邦板牙省，康纳他们就住在类似但略大的尼格利陀人的窝棚中。

——马尼拉内政部



弗兰克·古维1944年11月画的草图，图上是他们居住的插有美国国旗的最后一个营地“隐藏谷”。该房间面积有280平方英尺，是他们五个“长期”居住点中最大的一个。

——印第安纳历史学会



1945年1月30日，康塞普西翁，奥斯卡瓦尔德·格列斯伍德中将从康纳手中接过那面破烂的旗帜。康纳身着浅色衬衫站在前面，后面是他的伙伴们。

——马尔科姆·德克尔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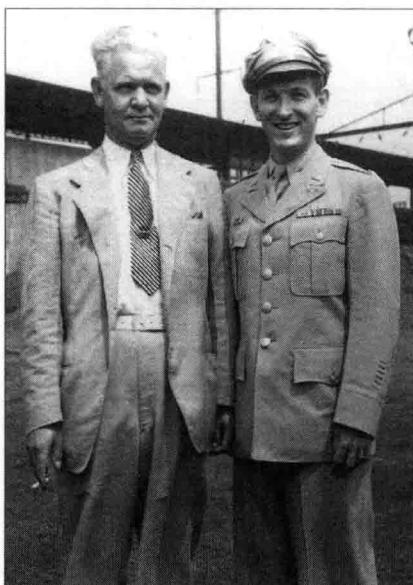


1945年1月30日，康塞普西翁，八名兴奋的幸存者。第一排从左到右：克雷·康纳，查理·斯托茨，罗伯特·艾伦·坎贝尔和鲍勃·迈尔修。第二排从左到右：弗兰克·古维，威廉姆·布莱斯勒(William Bressler)，多伊尔·德克尔和阿尔伯特·布鲁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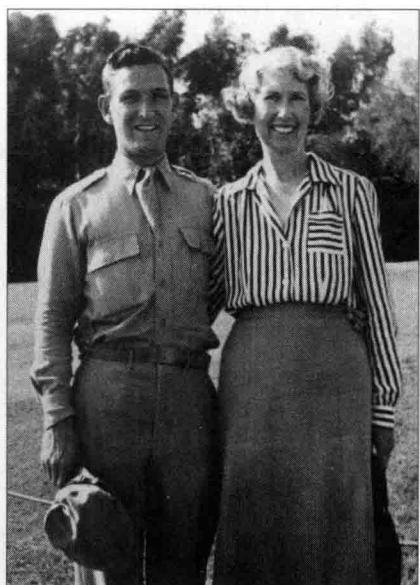
——印第安纳历史学会



从左至右分别是：弗兰克·古维，罗斯·林德史密斯(Russ Lindersmith)，鲍勃·迈尔修和多伊尔·德克尔。1945年1月，康纳他们走出深山后不久，在巴丹投降前就认识迈尔修的林德史密斯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朋友还活着。——马尔科姆·德克尔收藏



康纳(左)及其父亲，摄于他从菲律宾安全返回后不久。——康纳家庭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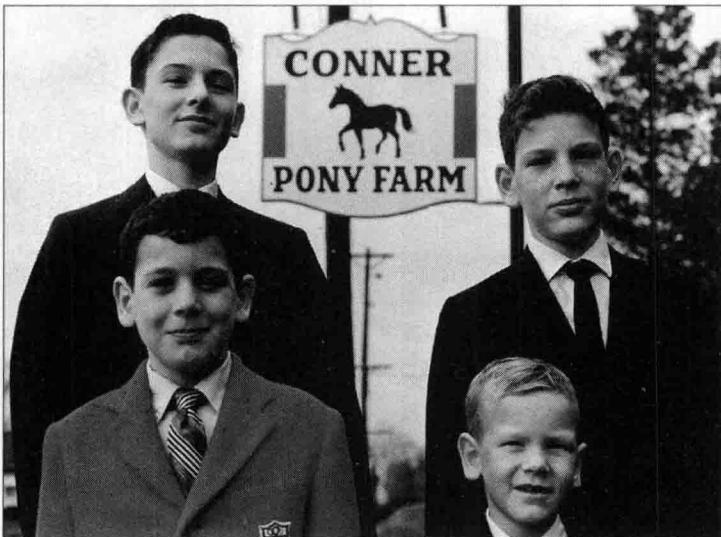


康纳(右)与古维的母亲埃塞尔(Ethel)。1945年8月，康纳赴西弗吉尼亚州参加古维回家的欢迎会。康纳说，古维想家的时候通常是想念母亲做的饭菜。——印第安纳历史学会



1946年6月25日，克雷与伊丽莎白的婚礼。左为老克雷以及玛格丽特·康纳，右是岳父母杰克·汤姆森(Jack Thomson)以及埃丝特·汤姆森(Esther Thomson)。

——康纳家庭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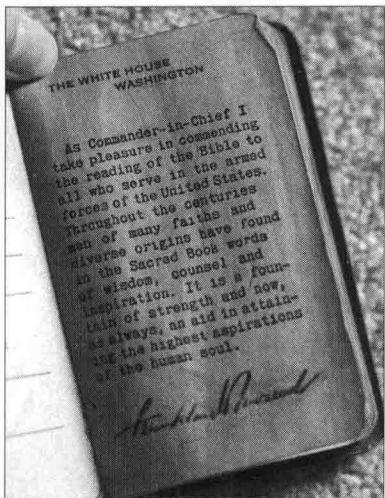
克雷·康纳的四个儿子在小马农场初建时期的照片。该农场是克雷为纪念他父亲的肯塔基渊源而建立的。左后：小克雷；右后：杰克；左前：吉姆；右前：汤姆。

——康纳家庭收藏



康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皇冠山(Crown Hill)公墓的墓碑，上面提到了他40年前在吕宋时对他有着重大影响的《罗马书》。

——鲍勃·韦尔奇摄



这本最初想婉拒的《新约全书》一直是康纳晚年最珍视的纪念物。

——康纳的家庭收藏



康纳将救过他多次的柯尔特点四五手枪带回了家。

——康纳家庭收藏



康纳五十五岁左右的照片



1983年康纳逝世前不久的照片

——康纳家庭收藏



今天克雷·康纳的四个儿子，从左至右分别是：汤姆，小克雷，杰克和吉姆。

——康纳家庭收藏

序 言

在 HBO 迷你连续剧《兄弟连》推出后，有一次，我在故乡俄勒冈州塞勒姆 (Salem) 逛沃尔玛，身上穿着印有 “E 连” (Easy Company) 字样的外套。突然，一个年轻人冲到我面前。

“你是……你是……”

“唐·马拉其。”我回答，“小伙子，你现在最好推上你的购物车，继续做你的事儿。”

无法否认，公众对 “兄弟连”的关注让我们高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比其他参加过二战，和我们做同样工作的士兵做得更好。我们都卷起袖子，赢得了战争，不管是在巴斯托涅 (Bastogne) 寒冷的森林里，还是菲律宾潮湿的丛林中。

这让我想到了我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同胞，尤其是克雷·康纳 (Clay Conner Jr.)。

我不认识他，但我从作家鲍勃·韦尔奇（曾帮助我写成了我的《E 连士兵》一书）那里听说了他的故事。我觉得我们一定很合得来。

康纳像我一样，有着某种离经叛道的精神，令我钦佩。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军事条令可有可无，可在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抓住公牛的尖角，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话虽这么说，我不清楚康纳是否曾像我那般愚蠢，会在激烈的战斗中从死人身上掏手枪留作纪念。我在诺曼底的布瑞科特庄园 (Brecourt Manor) 就做过这样的事儿。

我和康纳一样，都是大学毕业，他是杜克大学西格玛兄弟会成员，我是俄勒冈州立大学西格玛兄弟会的。他喜爱文学：莎士比亚、爱默生和梭罗；我喜欢威

廉·厄尼斯特·亨利 (William Ernest Henley) 的诗歌，如《永不屈服》(*Invictus*)，以及吉卜林 (Kipling) 的《刚加·丁》(*Gunga Din*)。

我们都抛下女友前往海外，都渴望冒险，都在战火中结识了一生的朋友，虽然有些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

我不是说康纳和我像对双胞胎，我们也有许多的不同。我是西海岸小子，他来自东海岸；他的家庭条件优越，我却不是；我从空中跳伞而下追击敌军，他躲在丛林里试图躲过敌人的追杀。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或许还羡慕他在太平洋的经历。毕竟我在成长的过程中读了许多关于丛林的书，想象自己是“丛林小子博巴 (Bomba)”，幻想自己抓着藤蔓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树。

康纳才是丛林小子博巴。1942年4月巴丹陷落之后，他的未来取决于他是否能找到适应原始环境的方法。他为土著修桥，逃脱日本人对他不间断的追捕，还得避开那些米老鼠一般看上去无害的游击队的圈套。

我已经90岁了，我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这一点。康纳去世得更早，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能见面，分享各自的经历，那一定会是一桩乐事。我们是英雄吗？好吧，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康纳没出现在HBO的十集迷你电视剧中，但他曾在一档广受关注的节目“这是你的生活”中出镜，而且主持人称，在他们报道的故事中，没有哪个曾引起如此剧烈的反响。

我认为，我们是两个陷入战争乱局中的普通人，我们不但活了下来，还找到了赢得胜利的方法，之后还能将我们经历的故事讲述出来。

不管我们在哪个战场，陆地、海洋还是空中，无论我们如何作战，将我们这些二战美国士兵凝聚起来的，正是亨利在我最爱的诗歌《永不屈服》中提到的，也是克雷·康纳用自己的生命体现的：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

唐·马拉其
俄勒冈州塞勒姆
2012年1月

前 言

菲律宾的丛林中，一个士兵如同被追趕的猎物，惊慌失措地一路狂奔。他艰难地蹚过一块块稻田，跨过一条条泥泞的水渠。他气喘吁吁，在B-17轰炸机螺旋桨一般巨大厚实的树叶中奋力穿行。距离逃入吕宋岛的丛林，已有近一年的光景。他身上的军服早已在太阳的暴晒下褪去了颜色，紧贴在皮肤上，布满斑斑汗渍。他的裤子已被竹篱划成布条，露出伤痕累累的双腿。

这是1943年3月15日的清晨，克雷·康纳双膝着地，藏在齐胸高的茅草丛中。体内的疟疾噬咬着他的脾脏，尽管随着太阳升起气温渐高，他却在瑟瑟发抖。他听到了车辆的声响，以及众多军靴的嘎吱声。机关枪频频开火，枪声的震荡映衬着他的喘息，冲击着他本已脆弱的身体，胃里翻江倒海，他忍不住呕吐起来。

在打拉（Tarlac）省的劳拉（Lara）社区，康纳和其他三个美国士兵遇到日军的突然袭击，他们慌不择路，径直撞进一队身着迷彩伪装的日本兵当中。用手枪击倒几人后，他们仓皇逃进一片竹林。他们清楚，背包只会成为逃命的累赘，因此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杰科（Junko）是只傻傻的玩具猴子，陪伴了康纳24年。正当他要把杰科从背包里抽出时，子弹纷纷飞来，打在他四周的竹竿上。四个人四散逃离，没时间解救杰科了。

由于北面有日军重兵把守，他们只好向东行进。不久，康纳发现鲍勃·梅尔豪（Bob Mailheau）和埃迪·基思（Eddie Keith）被困在大约50码外的一条壕沟里了。他俩拼命往外爬，但壕沟两边全是烂泥，没有任何攀附物。康纳跑回去，

先用他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向日军打出半弹匣的子弹，然后俯下身，将两人拉了出来。迫击炮炮弹在爆炸，子弹在他们脚边激起烟尘。突然，有个人叫道：“我中弹了！我中弹了！”

那是弗兰克·古维（Frank Gyovai），“褴褛四人组”之一，也是康纳最好的朋友。前一天晚上，饱受病痛折磨的康纳无力行走，就是这位“温柔巨人”背着他赶路。康纳看见古维又站起来，开始逃跑，估计他没什么大碍，自己也跑了起来。一英里，两英里。最后，跑出四英里后，康纳筋疲力尽，看到一丛可以藏身的茅草丛，便一头栽进去。现在，他孤身一人，和敌人拼耐力、意志和信念的时候到了。

康纳估计他手枪里只剩一颗子弹了。根据离开劳拉时看到的敌军以及之后听他们齐射时的枪声，他判断敌人有几十个，或许上百。他们配有步枪、机枪和迫击炮。不仅如此，他们似乎还有用不完的精力，不断地搜寻、杀戮，或者说凌辱他们的美国对手。如果不是，他们为什么还费力放火，企图把康纳逼出来？这样大费周章就为了抓住一名敌方士兵。仅仅一名！

出于直觉，康纳爬到田地的中间，这里有一条小溪，他清楚这里的草更青，不容易被点燃。那天的剩余时间里，他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火辣辣的阳光透过草丛，照在他那本已发皱的皮肤上。即使浓烟袭来，熏得他想咳嗽，他也不敢动弹。到了夜里，他悄悄溜过烧焦的草地，找到一条有一些积水的清凉水渠。他能清楚地听到渠岸上日本士兵交谈的声音。他暗暗发誓，如果他能逃过此劫，有朝一日，他定要返回劳拉，让那个背叛他和他的同胞，向日本人通风报信的菲律宾市长付出代价。

日出前，康纳进入一片甘蔗林，以躲避白天的追捕。在这里，神风敢死队一般的蚊蝇差点将他逼疯，与直接被日本人处死相比，哪一种更残忍，他无法判断。

康纳发着高烧，一点力气也没有，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转移。第三天天亮前，他来到一条蜿蜒流过田地的小溪边，站在泥岸上。他的周围，杂草丛生，直伸天